

铁 托 传

〔南〕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



铁 托 传

〔南〕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

叶周、敏仪、李璐、蔡声宁、周立方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者说明

本书作者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为前南共中央委员、铁托的秘书，与铁托共事十四年，被称为“铁托的密友”。一九四七年以后，历任南共中央新闻部长、南政府情报部长和《战斗报》社长等职。一九五四年因支持德热拉斯被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并判处终身劳役。

本书是根据美国西门和舒斯特公司出版的英文本翻译的，初版于一九六三年，分上下两册。据该书英文本所载铁托给作者的一封信中说：他本人阅读了这部书的手稿，认为“事实准确，阐述鲜明”。

现利用原纸型重印，合订成一册，原来分为上下册的页码未作改动。

目 录

上 册

序 言	“涉及了严重的事情……”	1
第一章	1900 年 “我的童年是艰苦的……”	10
第二章	1912 年 “我学会了许多复杂的职业……发表了反战的言论。”	26
第三章	1923 年 “我被选为党的区委员会委员……”	46
第四章	1925 年 “我决定进行绝食斗争……”	59
第五章	1928 年 “我认为我只对我的共产党负责……”	73
第六章	1934 年 “我不能再用我的真名字了……”	91
第七章	1936 年 “对我在莫斯科所见的一切，我从内心感到厌恶……我认为这是一个暂时的内部问题。”	104
第八章	1939 年 “由于我们的政治影响增长，我们的地下工作变得容易起来……”	124
第九章	1941 年 “不要沮丧，团结起来……”	138
第十章	1941 年 “对苏联的进攻只是加速了我们斗争的开始……”	154
第十一章	1942 年 “你们如果不能帮助我们，就不要妨碍我们……”	176
第十二章	1942 年 “我们在没有任何外来的物质援助的情况下战斗了二十个月……”	189

下 册

第十三章	1943 年	“苏联人民和他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斗争——这是对我们最宝贵的承认……”	1
第十四章	1944 年	“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斯大林……”	15
第十五章	1945 年	“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危险的事是半途而废……”	40
第十六章	1946 年	“冲突的原因……是苏联对南斯拉夫咄咄逼人的趋势……”	52
第十七章	1946 年	“他们企图在经济上剥削我们……”	67
第十八章	1947 年	“我们伸出了友谊的手……”	87
第十九章	1948 年	“但是现在……俄国人正在阻碍我们……”	104
第二十章	1948 年	“我感到好像中了雷击……”	121
第二十一章	1948 年	“只要我们不丧失勇气，我们必定会赢得胜利……”	143
第二十二章	1948 年	“我们对斯大林开始丧失了信心，但没有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	167
第二十三章	1949 年	“我们的革命不伤害它的孩子们……”	192
第二十四章	1952 年	“我本是一个无知的青年，党吸收了我，教育我，使我成人……”	200
第二十五章	1952 年	“我们面前仍有许多工作……”	217

序 言

“涉及了严重的事情……”

我的书是写铁托和南斯拉夫的。我尽可能用铁托自己的话来叙说，因为他常常对我谈起他在故乡的村子里渡过的青年时代，谈起他流动于欧洲各个工场之间多年的工匠生活，谈起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保卫工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谈起绝食斗争，谈起他在不同的监狱中渡过的许多年。我又引用他的朋友和同他有往来的人们的话和引用文件来弥补不足。当然，我也把自己对事件的回忆写进去，因为我曾经是，现在仍然是铁托所领导的运动的成员。

我个人认识他已有十四年了。这些年代包括了他的一生和事业最关重要的几个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在卡拉盖奥吉耶维奇王朝的恐怖时期；当他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决定性事件作准备而改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时候；在这种紧张的日子里，我了解他，因为他为了躲避警察的迫害常常在我家里住几天。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开始发动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我都是和他在一起的。

在那次战争中最危急的日子里，即一九四三年德国最高指挥部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消灭我们的时候，我是同他在一起的。一项规模庞大的计划已制订好了，在五月中六个德国师、五个意大利师和一个保加利亚团包围了我们的主力。在我们方面，我们有三个

师，包括处于門的内哥罗和波斯尼亚边区的最高指挥部。那里是多山地区，被深深的山谷分割开。

战斗是剧烈的。德国人已占领了阵地，而我们要打出来，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损失。铁托选择了从北面突围。我们的突击部队冲破第一线，接着，敌人向受到威胁的地段增援。在我们这方面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在这个山区行动更加迅速。为此，铁托下令把所有的重武器都埋藏起来。饥饿是可怕的。我们吃掉了我们的马。突围的关键日子日益逼近了。

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的傍晚，最高指挥部设立在米林克拉达山上，只带着一个二百人的警卫营。德国人的阵地只相隔两英里半。当我们接近他们的时候，德国人的山炮开火了。一发炮弹击中了我们队伍，打死了一个同志。夜降临了。我们在一座林子里移动。因为德国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不敢点灯。已开始下雨。我跟着莫萨·皮雅杰，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监狱中关了十四年，刚在战争爆发前被放出来。天色变成漆黑一团。有一次我们和队伍失去了联系。我们在树林里徘徊。我们不敢叫喊。德国人就近在眼前。我们躺在地上，试图寻找出马蹄在潮湿的草地和泥潭中留下的蹄痕，希望由此能找到我们的同志们。

那天晚上，最高指挥部的队伍分散了。铁托带了一个班到达了米林克拉达山的山顶。在清晨，德国人开始轰击我们的阵地。斯图卡式、亨格尔式甚至费斯莱·斯托区式侦察机也向山上俯冲。这座山约一又四分之一英里长，五百码宽。

德国飞机来到的时候，我同莫萨·皮雅杰一起在山脚下。他们向移动的目标投下十公斤、二十公斤重的小型炸弹。一批又一批的飞机不断飞来，而德国的步兵正在向我们的阵地靠近。我们正等着铁托下山来。但是，他没有来。我还在等着我的妻子奥尔加。她参加了游击队，是一个医生，带领着第二师的医疗队。她和她的

单位也在山顶上和铁托在一起。

約在中午的时候，一个通訊員給我們送来了一封信。

“铁托受伤了……德国人在前进。立即派警卫营前来。”

我們从山谷里向山上走去。突然，一个头发蓬松、滿臉通紅的姑娘从树林里喊道：

“弗拉多同志，奥尔加正在叫你把她带出来。她受了重伤。”

她是奥尔加单位里的一个护士，叫露斯加。她三言两語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我。一顆炸彈击中她們，奥尔加的肩炸开了。

我赶忙上山。伤员們正在成群地沿着山坡走下来。轰炸机重新又出現了。斯图卡式飞机几乎擦着高大的栲树頂俯冲下来，投着重磅炸彈。露斯加、一名波斯尼亚战士和我在第一顆炸彈爆炸时就臥倒了。炸药的恶味使我們感到窒息，白天变成了黑夜。当濃烟略散了一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有着黑色的大眼睛的波斯尼亚青年躺在我的身旁。他的两只腿都被炸断了，血正在涌出来，带着从树枝上被炸下来的綠色的栲树叶子一起流走。我們对他无能为力。他快要死了。他向我打着招呼，輕輕地說着：“斯大林万岁！”

我又往山上赶去。在山上二十碼的地方，奥尔加坐在一棵橡树底下。她的肩上纏滿了綑帶，血透过綑帶流出来。她用她的深黑色眼睛望着我，想要对我笑一下。

“不要怕，不过伤是重的。”

一个通訊員走來說，德国人的一切进攻都已被击退；铁托正在下山。我在山谷里找到了他。他的臂上纏着綑帶。当我正在用匙喂奥尔加喝湯时，他走到奥尔加和我的身旁，問道：

“奥尔加，你怎么样？你受了重伤嗎？”

天漸漸地黑下来了。我們的队伍重新列队前进。奥尔加騎在馬上，我扶着她坐穩。手榴彈在爆炸着。在愈来愈深的黑夜里，德国机枪在响着。敌人在战綫上投入了增援部队。战斗不断地进

行了九晝夜。敵人的營和我們的一些部隊混在一起了，使得德國人有時也向自己人開火。我們終於突圍了，但是我們軍隊的精華在戰場上遭到了損失。傷員多得數不清，沒有時間進行手術。鐵托也只纏了一次綑帶。一天晚上，我發現他在口述一封向莫斯科報告這次戰鬥經過的無線電報，他發着燒，躺在一棵樹旁。不停的戰鬥使我妻子的手術也不能進行。她忍受了九天，有時騎着馬，有時步行，天還下着大雨。在第九天傷口出現了壞疽症。不得不在一間小屋替她進行緊急手術。她的一只手臂被鋸掉了。在手術過程中，德國的子彈不時射中木屋的板壁。

她在恢復了知覺後說：

“不要擔心。我不能再擔任外科醫生了，可是我還可以做兒科大夫。”

四個同志用擔架把她抬到師部。我剛走進師部不久，機關槍和迫擊炮又開了火。我趕忙跑近奧爾加躺着的地方，突然，我感到一下可怕的打擊。我被拋到空中，然後又跌到一條小溪中。我沿着山谷往下滾，後來卻怎麼樣也找不到我妻子的下落。那四位同志抬着她走進一所磨房，她就在那里躺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我們又遇見了。我頭上的傷口正在出血，我還在發燒。我們正在爬羅馬尼亞山。奧爾加的一位朋友是大夫，要替她打一針止痛劑。

“斯大諾熱卡，不要浪費掉這種珍貴的藥，”奧爾加說，“留着救別的同志用吧！”

他們把擔架放下來休息一下。奧爾加對我說：

“好好照顧米麗卡。照料她好好地長大起來，讓她成為一個軍醫……”

幾分鐘後，她吸了最後的一口氣。天很黑，風颼颼地吹過那些高大的杉樹。我們沒有鐵鏟，用刀子和光手替奧爾加挖了個墳，德

國人已進入山下的村子，否則我們可以从那里借到鐵鏟的。

游擊戰士拉查是一名礦工，用手挖着坟土。

他說：“弗拉多，我們已挖到岩石了。”

我們把我的妻子放在那淺淺的墓穴里，用草皮把她蓋起來，然後再用石塊做了一個坟丘。我們脫下了帽子，放了四槍向死者致敬。游擊戰士拉查喊道：“她將永遠活在我們的記憶中。”

然後，我們就出發穿過黑暗的森林，去追趕部隊。

這是一九四三年六月的事。我暫時停止回憶，让它跳過四年半的時間，跳過這場戰爭的最後年月，跳過勝利帶來的凱旋和忧虑，跳過為南斯拉夫取得獨立的權利、按它自己的願望發展的權利而進行鬥爭的初期階段。現在我來追述一九四八年二月中旬一個重要的日子。

已經決定我要到加爾各答去，作為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代表去參加印度共產黨第二屆代表大會。離開動身還有兩天，我正在為這次長途旅行進行準備的時候，我的電話響了，鐵托的秘書問我當天晚上是否有空，鐵托想同我談談關於這次旅行的事。

我慢慢地走向魯蒙斯卡大街十五號。大門的警衛放我通行，我踏着這條通向鐵托別墅的彎彎曲曲的熟悉的小路。這條路約長三十多碼，通過一座大花園，兩旁種着些低矮但很粗壯的樹，樹枝互相交叉而形成一座華蓋。對我來說，每次穿過這條後面有爬滿了藤蔓的牆的小路，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進去的時候，鐵托正在書桌上工作；他正在閱讀一份報告，他抬起頭，向我做了個手勢，要我走到書房的另外一邊。他看來有點疲倦。這使我感到驚訝，因為他一般很少露出疲倦的神情。

鐵托點着了一根香煙，并按他的習慣把煙塞到一支像煙斗似的鑲銀的煙嘴里。他吸着煙，交叉着兩條腿。這時我期待着我們會開始談起我的旅行了。他看來好像要同人談一件複雜的事情，

而希望听到他的反应。我很熟悉他的这种姿态。

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尽管在那个时候我認識铁托已有整整十年，而且經常和他有接触，我仍然猜不到他要對我說些什么。我本来以为他要同我談关于这次旅行的事，他的話題同我的期望完全无关，使我大吃了一惊。他說：“你知道在羅馬尼亞发生的事情了嗎？他們下令把我的像片全都拿走！你从外国通訊社的报道中一定知道了这件事，是嗎？”

他严肃的語調使我吃惊。我看到这些报道，可是我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談。

我每次同铁托談話都感到尷尬，因为我很少能用自己經過思考的答案来回答他的問題，而仅仅把随口而出的話說出来。所以从我的嘴里說出了这些話：“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不是通常的造謠嗎？”

他突然显出煩惱之感。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仔細地看了他一眼，看出了他的臉色已經变了。他的臉色显得阴沉，深深地充滿了忧虑。他的浮肿的眼皮說明他沒有睡觉。

我立即清楚了，我走进书房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並沒有錯。铁托是疲倦了，非常的疲倦了。我馬上懂得，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有困难的事情在內心困扰着他，使他在臉上流露出这种可以看出的痕迹。

铁托心神不安地又交叉着他的腿，吸了一大口烟。他好像沒有听見我提出的混乱的問題，接着說下去：“你是个幸运的人。你一点都还不知道呢。战争的日子，第五次进攻的时候，我們四面八方被德国人包围起来的日子是美好的日子。当时我們知道，我們只有依靠自己来保卫自己，而我們也尽力打出来了。可是，現在……当一切条件都对我們有利的时候，俄国人却在拖我們的后腿。”

我哑口无言。思想像閃电一般在脑海中閃来閃去，冲击着，几乎使我在肉体上也感到痛苦。我想起了几天前同新来的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駐貝尔格莱德的代表加里宁的一次談話。他告訴我南斯拉夫并不愛苏联，很少人讀俄文，学校里教英、法文的課程比俄文多，在保加利亚的情况則完全不同，那里的保苏友协几乎有一百万會員。我没有认真地对待加里宁的話。因为我沒有想到这个小小的苏联職員也会教訓起南斯拉夫来。我笑着对他說：“保加利亚的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决定生死存亡的戰爭中他們沒有表现出喜欢苏联，現在他們想弥补一下。”

可是，从铁托对我說的話看来，这个刚从莫斯科来的卖力的職員竟是按照他的上司的指示在說話呢。我記得他吹噓說，他是日丹諾夫亲自把他派到南斯拉夫来的。我把所有这一切同铁托这时对我讲的話联系起来，就想到这不是偶然的。这意味着同苏联发生冲突，同斯大林发生冲突。不过，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一定有了誤会。在这个国家里有誰不愛苏联呢？怎么可能我們会同斯大林吵架呢？这正如同有人說我們自己吵架一样。所有这些想法都在我腦中轉着。

铁托注意到他的話在我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我逐漸理解了他臉上的皺紋和他的倦色所具有的重大的含义。正在等待着作出重大的決定，恐怕是对我們今后的历史命运最关紧要的決定。这不仅涉及个别人的事情，而是涉及南斯拉夫的将来，涉及它的全体人民。这个国家一旦同苏联破裂，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們的全部外交政策，一切的一切都是同苏联有联系的。我們所有的經濟計劃，我們所有的資本貨物協議都是同苏联簽訂的。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了，我們会怎么样呢？铁托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們等着看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他說道。“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巴卡里奇都在莫斯科。”

“难道他們不是去討論軍事援助和我們工业所需要的装备嗎？”

“不，不仅如此。涉及到严重得多的事情。我們盼望他們很快就可以回来了。”

这就是全部經過情况。接着我們討論了关于印度的問題，然后我就离开了。

現在我才知道，那一天铁托正在作决定。在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他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他曾經同斯大林在一起作战，向斯大林要求支援，苏联曾經是他的灯塔。他臉上的皺紋說明他內心的痛苦。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到印度去，从印度回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抉擇。不久，每一个南斯拉夫人都遇到了這個問題。这是要作出的最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作出了。这不仅意味着南斯拉夫保持獨立的权利，这也意味着，所有的人民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走向进步。这使得斯大林勃然大怒。他心中的憤怒，他对南斯拉夫的憎恨是昭然若揭的。铁托是斯大林的良心，是斯大林已經失去了的良心。

在这个重大的斗争过程中，南斯拉夫成了世界注意的中心。人們不断地写出关于南斯拉夫和铁托的书，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虛构的，有些是好意的，有些是不帶好意的。

我认为，一个南斯拉夫人从南斯拉夫人的观点来向全世界輿論介紹铁托是唯一正确的事。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本铁托的傳記定本，而仅仅作为他的傳記的一种貢獻。五十年或一百年后，一切事情都会以原来的面目出現，卑鄙的事情也会显出原形，历史不是依据人們的願望而是依据事物的真相作出裁判。那时，下一代的人来写关于我們的时代，以及介紹在我們的时代里生活的人們的时候，我希望他能从这本书里找到关于南斯拉夫和它的人民，更重要的

是关于铁托的某些有价值的材料。

我的願望是要按照铁托的本来面目来介紹他。写出他同普通人一样有人类的欲望和情感。作为一个具有在某些方面特殊发展的性格的普通人来介紹他。他通过他的这种特殊性格正在起着他今天所起的作用。

有些人会說，我这本傳記帶有偏見，是感情用事的，是帶有憎恨和喜爱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我爱我的国家，我爱铁托。我提出了我們的观点。我按照我們的观点来記載事物。我相信，让人们有机会听到和知道小小的南斯拉夫的人民的看法是正确的。恐怕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同南斯拉夫同样大小的国家受到过这样巨大的压力。

第一章

一九〇〇年

“我的童年是艰苦的……”

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游击队在多岩石的門的内哥罗群山里苦战两个月之后，开始了通过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向西部波斯尼亚作长达一百八十五英里的远征。

我們在黄昏时到达采倫科拉山脚下。大地的景色突然改观。光秃秃的岩山不見了，我們走过的是一片片的水仙丛和栲树林。游击战士很少有机会去观赏他所走过的乡間的自然景色。可是，这里的改变是如此地突然，景色是如此地吸引人，我們也开始談論起新的自然环境来。铁托騎的馬疲乏地慢步走着。铁托說道：

“这一片植物意味着生命。我們所走过的岩石地带給我們留下了死亡的印象。这里使我想起了我的故乡扎果烈。”

我們在一块开闊的空地上停下来，搭帳篷，用栲树枝生起篝火。栲树是游击队员最宝贵的燃料，因为它能发出最强烈的火力。每人在晚飯时分到一磅肉。我們把它切成小块，加上盐和附近长出来的大蒜，然后把肉串成一串在火上烤来吃。接着大家就唱起歌来。

我們听到远远地傳來好像微風吹树枝般地微弱的机关枪响声。我們把馬拴在离火不远的地方，它們吃着草，不时不安地嘶叫

着，竖起耳朵，好像害怕有狼似的。有人把一根粗壮的树干投入火中，火光照亮了铁托的脸。他的五官是周正的，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微翘的下巴和壮健的两颊，使他看来给人一种敏锐和坚强的印象。而他的眼睛和微笑又给人一种和蔼之感。当我的朋友问起我关于铁托的外貌的时候，这两种经常交替出现的特点使我很难回答。

火慢慢地灭了，歌声也随着慢慢地消失了。铁托开始对我们讲起同我们正走过的这个地区很相近的他的故乡扎果烈。

一八九二年五月，我出生在克罗地亚地方的一个名叫库姆罗维茨的村子里。这个村子属于扎果烈（“山后之乡”）区。我的名字叫约瑟夫·布罗兹。这里位于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之一的克罗地亚的西北部。我的村子在一座美丽的山谷里，山谷两旁是复盖着树林的山头。苏特拉河弯弯曲曲地流过这里，流过那些本地人用土制的瓦或长着青苔的木板屋顶盖起来的青蓝色的小屋。

只要你抬头望望扎果烈地区的山坡，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古老的堡垒、城堡或是教堂的高墙。这些是罗马时代的历史遗迹，那是充满了战争和压迫的时代。在库姆罗维茨的一座山上，耸立着像巨人般的切萨尔格勒，这座属于埃尔多迪伯爵家族的中世纪城堡只留下了断瓦颓垣。直到上个世纪中叶克罗地亚正式废除封建制度之前，他们一直是我们村子以及周围乡村的领主。他们是残暴的，而他们的农奴也常常起来反抗。

一五七三年一个冬天的早晨，切萨尔格勒的农奴们戴着象征反叛的鸡毛冲进了城堡，杀了总管家，烧毁了一部分城堡，缴获了几门炮和好几枝步枪。起义者的领袖是马蒂亚·古贝奇，而起义者的主力军是由伊利亚·格雷戈里奇率领的。他在切萨尔格勒渡过了苏特拉河，鼓动斯洛文尼亚的农奴起来武装暴动。起义发展

到整个扎果烈地区和斯洛文尼亚的部分地区。参加的人有数万。但是，由克罗地亚的总督兼薩格勒布的主教尤拉热·德拉斯科維奇率領的貴族軍隊是騎兵，兵力更強。衣衫襤褸的農奴受到嚴寒的折磨。格雷戈里奇退到我家乡附近的扎果烈，在圣彼得和庫姆羅維茨之間、切薩爾格勒以南的地方渡过苏特拉河的时候打了敗仗。第二天，在多尼亚·斯图比察* 附近，由馬蒂亚·古貝奇率領的当地的農奴起義軍的主力进行了决战，古貝奇被捕了。总督兼主教德拉斯科維奇写信向奥地利皇帝馬克西米利安報告說：

“如蒙神圣的皇帝陛下俯允，我将把一頂燒紅的铁冠加于古貝奇之头，以警余众。”

他的确这样做了。伊利亚·格雷戈里奇被俘后送到維也納受审問。一年后，他被送回到埃尔多迪的手中，被砍了头。

扎果烈的農奴受到了严厉的懲罰。历史学者說，在各个村子的树上吊着成百具農奴的尸体。据估計，在这次起義中，仅扎果烈一地就有四千到六千名農奴遭到杀害。芭芭拉·埃尔多迪男爵夫人在她的城堡遭到进攻时逃脫了，她对切薩爾格勒的農奴尤其殘忍。三个世紀以后，我們在童年时代半夜里醒来的时候，我們的母亲就会吓唬我們說，不馬上睡着，切薩爾格勒的黑皇后就要把我們帶走。

我的祖先很可能参加了这次著名的起義，因為他們在十六世紀时，为了逃避土耳其入侵者的屠杀，从达尔馬提亚迁移到庫姆羅維茨，成为埃尔多迪的農奴。在他們的后代中，每一代总至少有一个人是做铁匠的，因此这个家族就被人叫做“科凡奇”，意即铁匠。这个傳統以后对我选职业也产生了影响。

我的祖先是实行宗族群居的。土地由集体耕种，全宗族由选

* 在铁托貝尔格萊德的书房里，有一幅克罗地亚画家克羅斯托·希奇图西奇画的关于多尼亚·斯图比察战役的画。这幅画有六碼寬。